

# 亲密与疏离：男性气质视角下中小学男生 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深层结构

韩葳巍,赵翠兰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透过“男性气质”的视角审视中小学男生围绕“做男生”所进行的校园同性人际交往活动,发现男生们通过“猛男沉溺”“异性恋标榜”和“英雄崇拜”来加强自己与男生群体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团结,通过“娘炮羞辱”“同性恋恐惧”和“懦夫蔑视”来将“不合格”的男生驱逐出男生群体。“内”与“外”是动态变化的,在亲密与疏离之间“游走”是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常态。未来,学校教育应建立有利于男生性别文化内部各“子文化”平等沟通的校园环境,并以“现实革命者”的姿态寻求超越性别关系结构设计的途径,推动男性气质的变革。

**关键词:**男性气质;同性人际交往;性别敏感教育;中小学男生;校园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2)03-0019-10

## 一、导 论

“男孩子就应该调皮捣蛋。打架斗殴顺便出口成脏才能叫男孩子,太安静的人就是女的,要被叫娘炮……我正常穿着,我行为举止也没有去模仿女生,只是因为小的时候看起来像女孩子,我在学校里就要被霸凌,语言暴力,被排挤,被欺负,让下跪,被威胁,拦着路不让你走,一群人欺

负你。从小就有各种外号,假妹、假姑娘、鸡婆……当人们已经麻木到,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或许已经无可救药了。”

上文节选自一封遗书,写下这封遗书的是一名年仅26岁的摄影师——鹿道森。从节选内容中可以看到,鹿道森在校园中备受欺凌,原因是他“看起来像女孩子”。这绝非偶然,早在二十年前,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玫瑰男孩”叶永志的身上<sup>①</sup>。

收稿日期:2022-04-07

**作者简介:**韩葳巍(1997—),男,河北张家口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性别与教育。

赵翠兰(1974—),通讯作者,女,山东莱阳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sup>①</sup>叶永志是台湾屏东县高树乡高树初中的一名学生,生前因为他外型秀气、举止温柔,在学校常常受到欺凌,甚至有男同学在他上厕所时包围他,硬要把他的裤子脱下,“检查看看是不是女生”,导致他不敢上厕所。学校老师只是让他在下课前提早五分钟去厕所,或者上教职员厕所,无法提出有效的保护方案。4月20日,叶永志提早五分钟下课,没有再回到教室,人们发现他倒在厕所里,血流不止,急救无效。

两名男孩的悲剧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性别气质与校园暴力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多项调查研究显示,不符合性别角色规范是学生遭受校园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13年将这种由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的角色规范期望引起的校园暴力定义为校园性别暴力(SRGBV)。但校园性别暴力也有“性别”之分,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在对一所澳大利亚中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相较于女生,男生在校园中更有可能因偏离性别角色规范而受到来自同性同学的欺凌<sup>[1]</sup>。事实确也如此,无论是鹿道森还是叶永志,都是生理性别意义上的男生,对他们实施校园性别暴力的也以男生为主。包括康奈尔在内的许多学者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男女生同性人际交往存在差异,即男生同性人际交往具有特殊性。

受此启发,笔者选择将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活动作为研究主题,试图透过“男性气质”的视角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中小学校园中,男生之间围绕“做男生”进行了哪些人际交往活动;第二,这些人际交往活动背后勾连着哪些性别关系的结构性因素;第三,学校教育应如何引导他们建立良好的同性人际交往关系。在研究中可以看到,鹿道森与叶永志的故事还真实地发生在很多中小学男生的日常生活中。

## 二、男性气质:审视中小学男生 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新视角

人们对“男性气质(masculinity)”这一词汇并不陌生,从学理的角度看,该词属性别社会学的概念范畴。20世纪中期到80年代,主流观点是将男性气质定义为以男性生理性别为基础、由社会文化建构的一种性别角色。自80年代起,西方学界对男性气质的理解呈现出由一元变为多元、由静态变为动态、由本质变为生成、由孤立

变为关系的趋势,实现了从“结构性制约”到“互动式达成”的转向<sup>[2]</sup>。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于1982年提出了“霸权男性气质”的概念,指出由性别角色定义的男性气质是西方菲勒斯文化的理想表征,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气质是多元的,对男性气质的理解应该从单数形式的“masculinity”变为复数形式的“masculinities”<sup>[3]</sup>。1987年,韦斯特(Candace West)和齐默尔曼(Don H. Zimmerman)在发表于美国权威性别研究期刊《性别与社会》(Gender and Society)的文章《做性别》(Doing Gender)中指出:“性别并非我们所是(being),而是我们所做(doing)。”<sup>[4]</sup>根据韦斯特和齐默尔曼的解释,首先,“做”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意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把自己放入相应由社会文化界定的性别类属(sex category)中的活动;其次,“做”不是千篇一律的“做”,而是一种情境化的行为管理活动;最后,“做”是进行时,表明这种行为管理活动反复进行、不断重复。既然性别是“做”出来的,那男性气质就可被视为日常生活中一系列不间断的行为管理活动的组合。韦斯特和齐默尔曼在重申男性气质“多样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男性气质的“表演性”。几乎与此同时,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了“拒斥身份(bject identities)”的概念。“是表演总会有失败,人们不断列举出没有‘做’好男性的表演,通过对其轮番拒斥来获得对自身主体性别身份的确证,这种失败的表演即为‘拒斥身份’,在对‘拒斥身份’不断拒斥的过程中,男性气质的文化虚构实质被掩盖,两极分化的性别气质得以维系。”<sup>[5]</sup>在巴特勒看来,性别成为一件麻烦的事情,不同性别主体在“做男性”这一互动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并指出男性气质并非建基于生理基础之上,彻底颠覆了静态的、本质的男性气质观。

上述学者对男性气质的理解不无共通之处：其一，男性气质并非僵化的角色，而是多样性的存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其二，男性气质是“做”出来的，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日生日成”；其三，性别主体占据不同的男性气质的位置，彼此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确证。综合上述观点，笔者将男性气质定义为在日常生活由一系列反复进行的活动组成，以拒斥和确证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和情境化的性别实践。

但男性气质研究的“互动式达成”范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难以解释历史、制度等宏观结构性因素与互动组织如何相互作用。多伊奇(Francine Deutsch)指出，“做性别”的观点将社会互动与结构变迁割裂开来，使人们忽视了性别压迫系统<sup>[6]</sup>。对此，康奈尔于《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一书中提出了“性别实践构型(configuration of gender practices)”的概念。“构型(configuration)”有安排、布局之意，包含“构建”的行为与结构之“型”两个层面。具体来说，在人们试图理解世界和自我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某些事和物与男性有关”以及“某些男性气质实践是合理的”“另一些男性气质实践应该被禁止”的观点，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之间通过互动不断磋商和修正，最终形成关于男性气质的共识，而这些共识又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男性气质实践<sup>[7]</sup>。康奈尔通过“性别实践构型”将个体层面的男性气质实践与社会层面的性别关系结构结合起来，认为二者通过“协商”相互调试，弥补了互动式达成范式的弊端。笔者借鉴康奈尔的洞见，在将男性气质视为一种性别实践的同时，还将其视为一种性别关系结构。

笔者将男性气质视角引入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活动则有如下考虑：从合理性上讲，男性气质是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实时性地生产出来的，因此应将男性放在社会关系中研究，而中小学男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是其社会关系的

重要面向之一；另外，男性气质还是一种由性别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嵌入诸如军队、工厂、学校、家庭等各个社会机构中，因此在校园便有迹可循。从必要性上讲，我国已有的关于中小学男生同性人际交往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如沃建中发现，由于社会角色期望不同，中小学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和情感的内隐性，男生间的人际关系质量水平低于女生<sup>[8]</sup>；吴娟发现，网络娱乐对中小学男生与异性同伴的人际关系的促进作用略高于同性同伴人际交往<sup>[9]</sup>。这些研究对男性气质的主体认知关注有余，但对男性气质建构的互动性内涵以及更为宏观的社会性别秩序关注不足，易陷入“个体主义”的陷阱。这一趋势会延续不平等的性别机制，且不利于性别平等进程的推进。综上，从男性气质视角审视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活动，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 三、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遵循的是现象学的理念，并融合结构主义的洞见。现象学将社会现实与自然现实区分开，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不存在脱离主体的客观存在，因而阐释的目的也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追求规则，而应寻求对特定个体行为的“理解”，认为任何理解都是特定的、蓄意的、在一定时空内意识活动与被研究对象互动的产物，凸显人的意识和目的所起的作用<sup>[10]</sup>。笔者深受男性气质研究范式由结构性规定到互动式达成这一转向的影响，力图关照作为性别主体的中小学男生在“做男生”过程中的主观层面的男性气质感知，其间的现象学旨趣是显而易见的。但与现象学不同，结构主义强调外在于个体的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制约，认为社会现实虽是建构的产物，但个体的意识是从历史积淀下来的某种既存结构的询唤中产生的。如上文指出，男性气质研究的互动

式达成范式忽略了对于性别压迫系统的探讨。笔者受康奈尔“性别实践构型”的启发,认为对结构主义的借鉴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因此,笔者试图挖掘中小学男生在校园同性人际交往中对男性气质的感知背后所勾连的结构性因素,并尝试分析微观实践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互动作用。

本文的分析材料来自2020年9—12月及2021年2—3月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所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学校进行的田野调查。笔者在参加师门聚会时结识了该学校的一名老师,经由这名老师的介绍,研究人员顺利进入了学校,在此期间与学生一同参加包括上课、课间娱乐、升旗、值日等在内的各项活动,通过参与性观察的方式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本研究由不同性别的两名研究人员进行田野调查,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地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两性视角的融入能够为本研究带来更为全面的观察和思考<sup>①</sup>。

## 四、日常呈现:基于田野调查的三个典型场景

### (一)“猛男沉溺”与“娘炮羞辱”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娘炮”,该词出现在教室里、操场上、走廊中,无处不见。笔者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一幕呈现如下:

初二年级的男生A撩起衣服让周围的男生看自己的腹肌,并说:“我练了一个假期,天天去健身房!(我是)猛男!”男生B说:“就这?”这时,男生C上前摸了一下A的腹肌,然后对A说:“哇,哥哥好帅啊!”男生D说:“你(C)有病吧,你这声音和动作真像个娘炮。”周围的男生也附和:“对,他就是个娘炮!”这时,C瞬间露出了

自己的腹肌,说:“E(另一名不在场的男生)才是娘炮!”

笔者当时也在场,接下了C的话,问:“E是谁啊,他咋就是娘炮了?”C连忙带笔者来到教室后门,指了指班里一个坐着的男生,然后对笔者说:“那个就是我们班公认的‘娘炮’,就他天天哼哼唧唧的,走路说话啥的就和个女的一样,刚(才)上体育课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跑教室里坐了一节课。”这时候,一个男生F对笔者说:“那个娘炮有啥好看的?”

帕斯科(G. J. Pascoe)发现,“娘炮”是一个流动的符号,任何男生都可能处于“娘炮”的位置,又都急于摆脱“娘炮”的阴魂<sup>[11]</sup>。D最先启用了“娘炮”这个词,且将其当作一种强有力的武器用来攻击C不阳刚的行为——“摸A的腹肌”。当C停留在“娘炮”的位置上时,他连忙拉笔者去看“真正”的娘炮,迫不及待地“娘炮”丢到E的身上。“娘炮”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威力,是因为它即为巴特勒所说的“拒斥身份”。男生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拒斥“娘炮”,持续确认着自己是一名“正常”的男生。

那C明知道“摸A的腹肌”的行为会招致“攻击”,为何还要这样做呢?笔者在一次与C的聊天中找到了答案。C对笔者说:“开玩笑啊,而且‘真娘炮’才不会摸别人(男生)的腹肌。”从这里可以发现,对C而言,“摸A的腹肌”并非将自己主动置于“娘炮”位置的行为,反而是更为隐蔽地拒斥“娘炮”的策略,通过“开玩笑”将自己与“娘炮”区分开。当D将“娘炮”丢到C身上时,他瞬间恢复了阳刚之气——“露出了自己的腹肌”,这一举动亦可印证上述结论。

虽然“娘炮”具有流动性,但流动与静止都

<sup>①</sup>克里斯汀和乔尔(Christine Williams & Joel Heikes)的研究发现,男医护人员会根据采访者的性别改变对采访时问题的答案,研究者的性别会对研究资料的真实性产生影响。

是相对的。E的“娘炮”身份被大家公认,当“娘炮”无处可丢的时候,E就是最好的人选。另外,在笔者观察到的其他场景中,E的名字甚至与“娘炮”一样具有杀伤力,如“你好像E啊,和女的一样”“你才是E”。可想而知,E在学校中承受着来自不同男生的言语攻击,在他的身上似乎能够看到叶永志和鹿道森的影子。但E并非被动接受羞辱,他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应对策略。笔者曾在一节英语课上观察到,E主动提出扮演课本中的女生角色朗读对话。之后在聊天中,他对笔者说:“我在英语课上很放松,毕竟我英语成绩很好。”在学校教育场域中,“成绩好”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E借用这一工具挑战了其他同学通常认为的男生应该具有阳刚之气的观念。他感觉放松,也是认为“成绩好”能抵消“娘炮”带给他的负面影响。

“娘炮羞辱”的另一面向是“猛男沉溺”。与“娘炮”不同,男生们争先恐后地想要占据“猛男”的位置。在上述场景中,A通过“展示自己的腹肌声称自己是‘猛男’”,C在被置于“娘炮”的位置时也“瞬间露出了腹肌”,B也以“就这?”来贬低A,进而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猛男”。帕斯科将这种行为称为“沉溺(compulsive)”,强调个体对表演男性气质规范的着迷和欲罢不能<sup>[12]</sup>。然而,笔者发现,虽然上述场景中的“猛男”意指身体强壮,但在另外一些场景中,“猛男”还可指“身材高大”“敢于挑战老师权威”“打架厉害”等。男生们或许会在某一场景中围绕“猛男”的特定含义展开讨论,但多数男生对“猛男”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猛男”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没有自给自足的含义,只能通过作为“他者”的“娘炮”的排斥而实现。由此,表面看上去的“猛男争夺战”,实际上加强了男生之间的联系。何为“猛男”总是无法达成共识,但有一个想法被强化了,那就是“我不是‘娘炮’,(而)是我们男生群体的一分子”。

## (二)“异性恋标榜”与“同性恋恐惧”

除了“猛男沉溺”与“娘炮羞辱”外,男生们还会通过“异性恋标榜”与“同性恋恐惧”来“做男生”。如下是笔者在周一升旗结束后观察到的一幕:

高一(4)班的男生A搂着男生B的肩膀说:“你猜我发现啥了?”B:“啥?”A压低了声音,靠近B悄悄地说:“跑操之前我看到C(一名女生)从书包里拿了个WSJ(卫生巾)。”B:“真的假的?”此时,走在后边的几个男生跟了过来,其中男生D问:“你俩搁这儿偷摸说啥呢?”A把大家都叫了过来围在一起,低声说:“我看到C从书包里拿了个WSJ!”男生D说:“厉害啊,这都能发现。”男生们发出了一阵笑声。

随后,A问大家要不要一起去翻这个女生的书包,剩下的男生都表示同意,他们便赶紧跑回了班里。接着,A又让男生E在门口“望风”。

笔者没有“强行”闯入教室,但为了搞清楚教室里发生的事情,笔者在放学后与这群男生中的一个聊天,这名男生F说:“A拉开了她(C)的书包,弄出来一包WSJ,剩下的人(当时教室里的其他男生)就一边看一边笑,最后他(A)又(把WSJ)塞回去了。”笔者对他说:“你们挺会玩啊!”F又说:“也不是,我觉得挺无聊的,但是大家都这么搞,你要是不跟他们一块儿,就有点儿怪。”

这一情境看似是一场“恶搞”的闹剧,但不难发现,这群男生彼此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其中,A扮演“发起者”和“实施者”的角色,B和D是“怂恿者”,E充当“守门员”,剩下的男生则以“观众”的身份出现。那么,究竟是什么强有力的纽带使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件专属于女生的物品——“WSJ”。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看,男生们通过换喻将对女生的欲望置换为“WSJ”,此时,“WSJ”已经由具体物品变为一个符号。B表

现出的好奇、D对A的称赞、A与B所说的粗话以及男生们的集体大笑,都表明他们对这一符号背后的意义——欲望女生——的赞同。所以,与其说是“WSJ”,不如说是“女生”成为凝聚这群男生的“纽带”。

更加值得玩味的是F对笔者说的话,表面上看他是在迫于“合群”的压力而参与了这个场景,但“合群”的背后是赛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wick)所说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sup>[13]</sup>。对一个人而言,生的欲望可分为“成为(to be)的欲望”和“拥有(to have)的欲望”,这两种欲望是相互重叠的。但在由主体构成的男性世界中,如果出现了拥有的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客体,因此必须被禁忌、压抑和排除。所以,男生之间的团结,不仅是通过将女生排除在外,还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生”的“疑似同性恋”的男生排除在外而达成的。正因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存在,F才会感觉到不参与这个场景就会有点“怪”,“怪”就怪在若“不跟他们一块儿”表现出对女生的欲望,就会遭到男生群体的“审查”,面临着可能丧失男生群体中主体成员资格的风险。在模仿其他男生时,F的欲望也沦为了“他者的欲望”。

### (三)“英雄崇拜”与“懦夫蔑视”

上文呈现了中学男生日常生活中“做”性别的场景,下文是笔者观察到的小学一年级男生之间的互动,这一幕发生在跳绳比赛结束后:

男生A与男生B在教室里打闹。A对B说:“你是大坏蛋!”B对A说:“你是邪恶的大恐龙!”跳绳被他们当作武器。这时,老师进来了,制止了A和B的打闹,并在上课的时候说:“以后不能在教室里打闹,而且跳绳不是用来打架的,如果下次发现,就要惩罚你们。”

大约半个月后,笔者再次看到A和B在打

闹,这次的地点是室外,武器也变成了废纸团:

A对B说:“我是钢铁侠,我要打败你,灭霸。”说着,便将手里的废纸团当成炮弹向B“发射”了出去。B看到老师来了,没有说话,任由“炮弹”发射在自己身上。老师制止了A,并且对他说:“你怎么又在欺负别人?快上课了,赶紧进教室!”等老师走后,A把B看到老师就怕的故事告诉了他的好朋友C,并说:“我是打败了坏人的‘英雄’。”后来,这个故事被更多的男生知道了,他们有的说:“B是胆小鬼,我们不和他玩。”有的说:“呸呸呸,我们都看不起你!”

放学后,笔者问B:“他们说你是胆小鬼,你不生气吗?”B对笔者说:“他们不听老师的话,他们才应该被看不起。”但笔者某一天偶然发现,B的美术课作业被挂在了教室的展板上,内容是“小猪佩奇在和它的朋友打架”。

乔丹(Ellen Jordan)发现,英雄故事对小男孩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学校并没有为男孩成为“英雄”提供帮助<sup>[14]</sup>。老师第一次对打闹的“制止”,第二次对A的“责备”,都能够证明这一点。除此之外,还可从男孩们使用的工具中找到一些端倪。A和B在打闹中将“跳绳”和“废纸团”当作武器。这种在表征意义上赋予一个物体与其固有用途完全不同的新用途的方式,可视为一种“抵制”<sup>[14]</sup>。由此,小男孩们“迂回”地满足了自己心中对英雄的崇拜。半个月后,B由于担心老师的责备没有“应战”,但这一行为显然只能得到老师的“认可”,却无法引起其他小男孩的“共鸣”。很明显,这些小男孩心中仍然有着一个“英雄梦”,他们把B当作“胆小鬼”,试图通过“我们不和他玩”来证明自己是“英雄群体”的一员。

B的美术课作业内容更加值得关注。乔丹指出,英雄崇拜与学校制度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大多数男孩在工业社会成长的经历。有关英雄的叙事是一种假设当正义与邪恶之间发生冲突,暴力是

合法正义的叙事。这种叙事指的是更为古老的、小男孩们进入学校前的男子气概<sup>①</sup><sup>[15]</sup>，与产生于现代社会的学校所代表的“文明”社会的叙事——理性、责任、守纪——背道而驰，并最终被后者取代。相较于其他小男孩，B似乎已经明白了只有通过遵守“文明”社会规定才能获得老师的认可，也明白了英雄叙事不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能通过“画画”对其进行私密的体验。但是，过早地顺应“文明”社会的要求也意味着不被同龄男生所理解，进而被他们当作没有男子气概的“懦夫”，遭受“我们都看不起你”的蔑视。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更多的小男孩理解B，那时候的“英雄”对他们而言将不再是理想男性气质。

## 五、场景背后的深层结构： 游走在亲密与疏离之间

上文呈现了中小学男生诸多“做男生”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场景，本部分将分析三个场景中呈现出的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特征，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结构，并贯穿更为宏观的性别关系结构的分析。

### （一）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特征之一：亲密

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首先呈现出“亲密”的特征。在上述场景中，男生们通过“猛男沉溺”“异性恋标榜”和“英雄崇拜”来加强自己与男生群体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团结。在第一个场景中，男生们争先恐后地想要占据“猛男”的位置。虽然对“猛男”的理解各异，但都表现出对被置于他者位置的“娘炮”的排斥。在不断划分“我群”与“他群”的过程中，男生们的群体归属感不断增强。在第二个场景中，男生们通过

对女生专属物品的“窥探”表明自己对女生的欲望，这种异性恋身份成为男生们彼此分工合作的纽带，使男生们紧密凝聚在一起。在第三个场景中，“英雄叙事”对于刚入学的男生而言有很强的吸引力，虽被学校所代表的“文明叙事”所排斥，但在男生群体中得到认可。男生在游戏中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进而成为“英雄群体”的一员，更能够引发其他男生的共鸣。

上文已提到，男性气质既是一种性别实践，又是一种性别关系结构。康奈尔指出：“作为性别关系结构的男性气质是多元的，但在任何具体的历史阶段，某类男性气质可能占据支配性地位，但不是永久性的”。<sup>[16]</sup><sup>[31-32]</sup>一旦通过历时性的视角审视男性气质就会发现，所谓“真正的男人应该的样子”并非天生的、必然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后天生成的、偶然的、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麦克因斯更为激进，指出“男性气质是父权文化为了抵制现代性的兴起、维护男性特权而建构的意识形态，并无生理基础”<sup>[17]</sup>。在步入现代社会后，神权统治与宗法制度坍塌，人口、民族与阶层流动迁徙加剧，后现代思想此起彼伏。在动荡变幻的世界中，所谓“先验”的男性气质似乎为男生们整合破碎身份提供了可能。然而，从本研究看，男性气质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在不同场景中具有不同的形态——或体现为“猛男”、或体现为“异性恋”、或体现为“英雄”。在具体的某一场景中，男生们围绕男性气质展开互动，通过达成暂时的共识来维系男生间的亲密，增强群体归属感，缓解身份焦虑。但在其他场景中，男生们还需重新磋商以达成新的对男性气质的共识，重新维系亲密、增强群体归属感，再次试图缓解身份焦虑。正因如此，男生们才需要不断地“做男生”，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可见，作为性别关系结

<sup>①</sup>隋红升辨析了“男子气概”与“男性气质”的区别，指出“男子气概”是人类社会早期所崇尚的“男性气质”类型，与本文此处欲要表达的含义一致，故选用“男子气概”一词。

构的男性气质只能够暂时缓解男生们的身份危机,但远非一个一劳永逸的应对策略。

## (二) 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特征之二:疏离

除“亲密”外,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还呈现出“疏离”的特征。与“猛男沉溺”“异性恋标榜”和“英雄崇拜”相对,男生们还通过“娘炮羞辱”“同性恋恐惧”和“懦夫蔑视”来将“不合格”的男生驱逐到男生群体之外。在第一个场景中,“娘炮”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被贴上“娘炮”标签的男生,会受到其他男生的排斥,并迫不及待地“娘炮”丢到其他男生身上。“娘炮”在不同男生身上流动,被轮番“贱斥”。在第二个场景中,男生们极力避免沾染“同性恋”身份,害怕遭到男生群体的“审查”,规避可能丧失男生群体中主体成员资格的风险。在第三个场景中,过早遵循现代学校规定所代表的文明叙事的男生,往往不被同龄男生理解,进而被他们当作“懦夫”,遭受其他男生的蔑视。

既然作为性别关系结构的男性气质是一个空洞的能指,那其只能通过“非女性气质”被定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互为构成性他者,前者为一切后者所不是。一方面,这种对男性气质的定义方式,使得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意味着男生需要通过不断排除女性气质来成为“男人”。早期性别研究将对女性气质的排除等同于将女性他者化,但这并非全部内容。对女性气质的排除实际上是通过将生理性别上的女性和沾染女性气质的男生共同排除在外而实现的。在本研究中,被称为“娘炮”“同性恋”和“懦夫”,都是生理性别意义上的男性因具有女性气质遭到排斥,可见,生理性别的男性也会面临严格“审查”。另一方面,这种定义方式使得男性气质具有很强的表演性,男生是否拥有男性气质,关键在于其他男生的评判。人类学家吉尔默(David Gilmore)在前往世界各地探寻男

性气质的源头和肇因时发现,“在大多数社会中,男性气质都必须被展现,这是一种必须被考验和证明的状态,男性气质总是处于一种被审视的状态”<sup>[16]63</sup>。基梅尔(Michael Kimmel)进一步指出,男性气质永远处于未决状态,从不能完全展现,一直受到来自同性的评价、质疑、检验和审判。本研究印证了吉尔默和基梅尔的观点,发现在校园中,成为一个“男生”似乎不必是道德意义上的“好男生”,而是需要善于获得其他男生的认可,擅长让自己成为“猛男”“异性恋”和“英雄”。这种表演多少沾染了一些“夸饰”的意味,失去了应有的真诚,甚至变得做作和虚伪。

## (三) 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深层结构:在亲密与疏离之间“游走”

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存在一种既亲密又疏离的特征,亲密与疏离并不矛盾,反而是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两个面向。综合上述三个场景可以发现,“猛男”“异性恋”“英雄”和“娘炮”“同性恋”“懦夫”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同一名男生,在某一场景中或许会成功占据“猛男”“异性恋”“英雄”的位置,获得男生群体的认可而顺利融入其中,但在另一些场景中也可能失败,沦为“娘炮”“同性恋”“懦夫”而遭受其他男生的排斥,被驱逐到男性群体之外。由于日常生活中“做男生”的活动纷繁复杂,没有男生一直能够成功表演“男生”,所以,男生群体“内”与“外”的界限是动态变化的。内部成员的构成极具灵活性,在亲密与疏离之间“游走”,成为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的常态。

实际上,这种在亲密与疏离之间“游走”的性别关系结构根植于西方语境,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性别”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观来源于道家的阴阳观和儒家的人伦观:阴阳观强调男为阳、女为阴,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间、男女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人

伦观强调每个人只有在人伦关系里才能找到位置成为安身立命的人,所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占据了多重多元甚至互相矛盾的社会位置,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甚少成为性别身份的中心。此处的中西对比并非笔者想要在本文强调的内容,但指明此间差异,是意图表明当下我国性别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性别文化的冲击,这一冲击显然也影响到了中小学男生校园同性人际交往。另外,男生并非被动地顺应这种性别关系结构的设计,个体层面的性别实践也会挑战性别关系结构,二者通过“协商”相互调试。在本研究中,一直处于“娘炮”位置的E借“成绩好”与他人既有的“男生应该具有阳刚之气”的观念产生冲突,过早明白应遵守“文明”社会规定的B通过“画画”私密地体验着英雄叙事,这些都可视对性别关系结构的挑战。然而,这种挑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写性别关系结构还未可知。至少从本研究的结论看,个别男生的“性别策略”对营造性别更为平等的校园环境而言是不够的,要想避免鹿道森和叶永志的悲剧再次发生,还需要作为制度层面的学校教育的变革与之并行。

## 六、结论与讨论:从性别平等教育走向性别敏感教育

无论是呈现中小学男生“做”男生的场景,还是挖掘场景背后的深层结构,最终目的是引导中小学男生建立良好的同性人际交往关系。对中小学男生而言,获得“性别同一性(development of gender identity)”是其校园生活的重要面向之一,他们迫切地探索自己的性别身份,不断在其他男生面前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希望获得同伴的认可。然而,本研究发现,这种探索有时过于盲目,甚至将自身男性身份的确证建立在对他者——女生以及不像男生的男生——之上,滋生校园暴力。过去的学校教育经常忽视这一点,片

面地将性别平等教育理解为男女平等的教育,放弃了引导中小学男生探索性别身份的责任<sup>[18]</sup>。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学校教育应从性别平等教育走向性别敏感教育(gender sensitive education)。

性别敏感教育应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从生物学视角看,肯定差异,灵活应对;从社会性别视角看,敏于刻板,去除固着。然而,学校教育经常对前者关注有余,对后者认识不足。就后者而言,虽也有学者指出“基于性别二元划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男、女两种基本性别文化,二者存在相互排斥和相互敌视的倾向,因此学校教育努力营造不同性别文化之间相互承认、彼此对话的环境”<sup>[19]</sup>,但笔者认为这仍然不够“敏感”,因为男生群体内部的性别文化本身就呈现出多层次分解的特点,是“一张破碎之镜的折射之物”。因此,不仅需要建立有利于促进两性文化平等沟通的校园环境,还应建立有利于男生性别文化内部各“子文化”平等沟通的校园环境。其二,性别敏感教育还关涉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将最终落脚点置于“实现性别公正”之上。学校教育应具备超越性,以“现实革命者”的姿态寻求超越性别关系结构设计的途径是学校教育超越性的应有之义。就作为性别关系结构的男性气质而言,学校教育也应积极致力于推动其变革:在建构方式上,引导男生突破“非女即男”的男性气质理解框架,使男生将性别身份的建立奠定在内在人格的完善而非对“他者”的排斥上,弱化男性气质的表演性;在评判标准上,突出前现代男性气质的血气、尊严等美德性,将非正义的暴力因素从现代男性气质中剥离<sup>[15]</sup>。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对男性气质的理解和实践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在理论上证明了变革男性气质的可行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学校教育在变革男性气质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的学校能够通过性别敏感教育培养出具有性别敏

感意识的男生,再由他们与当下性别关系结构设计的男性气质“协商”,达成更为平等的新的性别关系结构,鹿道森和叶永志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重演,我们距性别公正的理想也将更近一步。

## 参考文献:

- [1] CONNELL R.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2-35.
- [2] MESSNER A. Becoming 100 Percent Straight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04-110.
- [3] CONNELL R, MESSERSCHMIDT W.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J]. Gender & Society, 2005(6): 848.
- [4] CANDACE W, ZIMMERMAN H. Doing Gender [J]. Gender & Society, 1987(2): 137.
- [5] MCLELLAND M. Male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Japan: Cultural Myths and Social Realities [M].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0: 35-36.
- [6] 王晴锋. 性别互动论: 基于“做性别”视角的探讨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0(1): 99-109.
- [7] 詹俊峰. 性别之路: 瑞文·康奈尔男性气质理论探索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25-131.
- [8] 沃建中, 林崇德, 马红中, 等. 中学生人际关系发展特

- 点的研究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3): 9-15.
- [9] 吴娟, 石琬若, 梁越, 等. 青少年网络娱乐行为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研究——以对晋冀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的调查为例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8(8): 18-25.
- [10] 姜勇, 李芳. 描述·体验·直观: 教育现象学方法刍议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2): 40-45.
- [11] PASCOE C. Dude, You're a Fag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22-24.
- [12] 宁可. 涌动在浪漫三角恋情下的男性“同性社会欲望” [J]. 中国图书评论, 2014(4): 86-90.
- [13] 迈克尔·金梅尔, 迈克尔·梅斯纳. 心理学: 关于男性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56-62.
- [14] GEORGE M. 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10.
- [15] 隋红升. 男性气概与男性气质: 男性研究中的两个易混概念辨析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6(2): 61-69.
- [16] 隋红升. 男性气质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 [17] 詹俊峰, 洪文慧, 刘岩. 男性身份研究读本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32.
- [18] 丁学玲. 走向性别敏感教育——马丁的观点及其批评 [J]. 教育学报, 2016(4): 16-22.
- [19] 龙安邦. 驳“因性施教”——兼论性别敏感教育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8(3): 22-31.

(责任编辑: 丁小文)